



古今治平略

7保  
5071  
25-7





7保4  
5071  
25-7





古今治平畧卷之九

豫章 朱健子強父著

弟 朱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錢幣篇

周漢錢幣 三國六朝附

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為棘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益輕重以適有無而錢幣自此始矣太吳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神農氏

古今治平畧

周漢錢幣

卷九

一



列鄠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黃帝氏作  
立貨幣以制國用帝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下爲一  
家有道乎對曰上有丹研者下有黃銀上有葱石者  
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者  
下有鑿鐵上有葱者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  
於艾而時之則貨幣于是乎成黃帝乃焚山林破曾  
藪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  
之法財用自是作刀棘由此顯矣陶唐氏謂之泉夏  
禹之時天下大水五年人之無糧有鬻子者禹于是

採歷山之金鑄幣以贖之民用以阜至湯有天下大  
旱七年民復有鬻子者伊尹言于王請發莊山之金  
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賴以不困及至成周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吾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近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君請重重而衡輕輕  
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王曰行事奈何曰玉起于



禹氏之旁金起于汝漢之右衢珠起于赤野之末光  
 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  
 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因以珠  
 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  
 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  
 財物以御民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  
 矣於是太公乃立九府圖法以掌其政令要會其法  
 錢圓函方輕重以珠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  
 爲匹故貨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財

用足矣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于管仲相桓公通輕  
 重之權桓公嘗問於管子曰請問權數對曰天以時  
 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  
 權則人地之權亾何也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而民無  
 入于溝壑乞請者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公曰吾  
 欲行之奈何曰梁山之陽精緇夜石之幣天下無有  
 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  
 請立幣重銅以二年之粟與天下相調彼重則見射  
 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



不備失權。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公曰：請問國會。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行此奈何？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於家藏于篋。何謂藏於民？請以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

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一分在下。穀三倍重矣。邦布之藉終歲十錢，人家受食而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策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乘時進退，則刀布藏于官府，萬物輕重皆在于賈。故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桓公行之，國以霸強。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



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母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

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惠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亾。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亾。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



去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祖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井，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



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殖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

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



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時天子有事于四夷又工作繁而用侈至出御府金錢贍不足而民冶鑄累萬金不以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銖錢歲久寢少建元來縣官多往往卽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雲起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而是時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於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以取鎔錢

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乃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選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已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救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下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事減、宣、杜周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稱。遷至

九卿，上與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竟案治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譖諛取容，乃緡錢令。雖下而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于是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又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



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下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帝時貢禹奏曰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

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亾厭足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冀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人暴露中野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豪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以復以為幣  
 勿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穀使百姓  
 一○意○於○農○桑○便○而○議○者○以○為○交○易○待○錢○而○後○通○布○帛  
 非○可○以○尺○分○寸○裂○而○用○之○禹○議○雖○志○於○古○而○近○本○然  
 膠○而○難○行○王○莽○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於○是○造○大  
 錢○造○契○刀○錯○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篡○漢○以○書  
 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  
 龜○貝○錢○布○之○品○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而○民○便  
 安○五○銖○錢○私○市○買○如○故○於○是○詔○敢○挾○五○銖○錢○者○為○惑

衆投四裔而貨貝憤亂終莫之能行於是農商失業  
 食貨俱廢自公卿大夫至庶人用錢禁抵罪者不可  
 勝數也莽又數以其意改作而貨布所由無常民莫  
 知所守陷刑辟甚衆愁苦而公孫述在蜀廢五銖錢  
 置鐵官鑄鐵錢民亦怨嗟之為之語曰黃牛白腹五  
 銖當復及莽述卒受誅而漢復建武初復五銖而百  
 姓便安桓帝時天下大抵用不足而民困有上書請  
 改鑄大錢者下四府郡僚及太學博議上太學生劉  
 陶議以為當今之憂不在貨寡在乎民飢是以先王



古今通纂 卷九  
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誠以民  
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者有國之所寶百  
姓之至貴也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螟蝗杼柚空於求  
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米鹽之務豈謂錢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欲  
因緣行詐以賈國利造鑄之姦於是乎生此猶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焚火之上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蓋萬  
人鑄之一人奪之然且不給况令一人鑄而萬人奪

之乎欲阜民財在止力役禁爭奪國可不勞而足也  
事得寢至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  
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  
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  
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  
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魏武爲相  
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  
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



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兢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有者並以輸藏平昇其直勿有所枉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至要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由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相妨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



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也。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耶。宋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俱倣古五銖。不爲盜鑄者所利。而頗剪鑿以取銅。江夏王義恭建議。請鑄大錢。一當兩。以坊之。右僕射何尚之曰。不可。泉貝之典。以估貨爲本。貨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於濟用一也。豈宜以一當兩。崇虛價哉。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困。

懼非所以使之鈞也。不聽。竟鑄之。已不便。乃罷。其後苻葉鷲。眼縷。縷諸所鑄者。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而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又剪鑿古錢。取其銅。重刑不能禁。齊奉朝請孔覲言。鑄錢之幣。在於輕重。屢更重錢。患于難用。難用之弊。小輕錢。在於盜鑄。盜鑄之禍。深。夫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禁者。由上之鑄錢惜銅。而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欲輕數多。使工省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多。刑罰之煩。始此矣。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四百餘年。世有興廢。而五銖不變者。以



輕重行貨之宜也。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一準五銖。而官錢細小者，畢銷之。五銖既布，然後嚴斷剪鑿，破小缺，無周郭者，令無得行。於以利貧良之民，塞姦富之路，利甚博也。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鄭、江、襄、梁、益，用錢。餘州郡雜用穀、帛。交廣全通金銀。武帝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普通中，更鐵錢，而私鑄騰起。所在鐵錢如丘山，貨滯不行，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買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

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後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鴛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鴛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鴛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神武



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改鑄常平五銖且製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

帝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初患錢品輕重不等更鑄五銖如漢而錢幣始一已大猾私鑄而錢更濫惡甚乃剪鐵葉裁皮糊紙爲之苟用相欺由此觀之始未嘗不重利權勤國力無愛銅惜工坊偽濫以幅利而未乃薄濫也元魏任城王澄筦尚書言臣聞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所宜而順之太和五銖初自孝文皇帝誠不易之式雖利於京邑而徐楊兗鄭各便其土之錢貿鬻不用也本律所爲禁者謂鶩眼緣鑿繆缺之



錢耳今諸土所行非制所限而禁之失法意矣又河  
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又斷使不行專以單絲  
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式者裂為尺寸以濟  
有無徒勤杼軸之勞不救飢寒之苦非子恤黎元利  
用便民之道也夫錢之為名欲俗行如泉流而止非  
可壅塞請太和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者無大小  
聽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惟盜鑄不法及毀大  
為小者禁庶百貨行而公私無壅詔從之而河北諸  
州舊少錢猶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主便民而已矣

沈約論曰民生所資惟食與貨貨以通弊食為  
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  
民未漓情嗜疎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  
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  
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譌  
變姦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  
事逸故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  
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  
羽無足而馳綵屬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



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衆稔之資饑凶又減田  
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于堯年貝或如輪信  
無救于湯世其爲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  
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  
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解爲市未易於越鄉斯  
可使末技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  
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緼而良  
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且夕  
無待雖致乎要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

醇○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  
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于○水○火○既○而○蕩○滌○  
圖○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  
豈○異○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覩○其○  
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說○而○然○  
乎



是書

戲立

唐宋錢幣

元附

唐初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  
 重壹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于  
 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而民間盜鑄者死其後盜  
 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  
 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施乾封元年改鑄乾封  
 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  
 貴復如舊然天下皆鑄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  
 于江中者乃詔所在納惡錢于官姦不為息儀鳳中



頤江民多私鑄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而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糴米粟一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柳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模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而捕責

甚峻所捕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于是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送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今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得公鑄議下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相得其術而國以伯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于是古者以珠玉爲上幣



古今治平畧 卷九  
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捨之則非有損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謂人主之權。今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制錢之輕重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

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制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爲恐，彌貧而役于富，富者乘之而益恣，是與人



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誠重銅禁則銅無他用銅無他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又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盜鑄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是禁惡錢而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

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鑄者西京錢有鸞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緝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



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卒不能改由是錢有虛實之名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爲錢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無

慮以幹鹽鐵爲重而劉晏司江南財賦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賤弱之貨輸之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積于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以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時兩稅以錢折納軍裝吏祿悉取給于錢以故錢日乏而民間苦于物輕宰相陸贄極論其弊有



古今通纂 卷九  
日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  
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  
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  
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  
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  
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  
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  
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  
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爲重錢

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十二年  
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  
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  
奸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  
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  
利有六吏絕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  
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  
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  
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



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皆不報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爲保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議者計許商人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買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

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賜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又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



古今治平畧 卷九  
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錢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趨人必從之古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貿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哈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

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



去錢焉。文宗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錫鉛土木爲之，惟  
鑑盤釘鑲鈕得用銅，餘皆禁之。已又病幣輕錢，重詔  
方鎮縱錢谷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  
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  
于是禁銅器官爲一切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  
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  
請以銅像鍾鐸皆歸巡院州縣，益多銅矣。鹽鐵使以  
工有常力不足，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淮南  
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會宣宗卽

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八  
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云周顯德二年，世宗以  
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及佛像，錢益少，  
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及寺觀鍾磬鈸鐸  
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  
官，給其直。過期隱者，論刑有差。時上謂侍臣曰：「卿輩  
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  
矣。彼銅像者，豈所爲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  
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嗟夫，



古今通纂 卷九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爲人所難者其惟世宗乎欲禁銷錢并毀銅像夫銅像人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不可銷必矣蓋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上好遠方之貨則錢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于他國歸于蠻夷以不貨之價糜有限之錢雖萬國爲銅陰陽爲炭猶且不給區區器像亦曷濟乎而不聞世宗有闌越之禁則其不以泉貨貿遠方之珍可知也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世宗不可謂知本末者哉宋初鑄

宋元通寶輕重一准唐開元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鐵錢咸禁限一月送官違限者罪私鑄者棄市而銅鐵闌出境外及諸番罪有差當是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而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各有監久之廣南安南平聽權用舊錢如川蜀因其故勿擾桂陽上銀課天子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剝敝深疚於朕心縱未能捐金於山亦豈忍奪人之利桂陽監歲所輸銀課其減以利民轉運副使張鄂



古今治平畧 卷九  
言州峽故乏銅諸所用鐵錢十直銅錢一後彌益賤  
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而令民  
輸官府錢者卽乏錢毋得輸鐵錢聽輸銀絹以充候  
銅錢多乃輸錢從之轉運使聶何及判官范祥謬言  
民願輸錢則以月俸所得錢昂取直市之民民益苦  
乏錢或發古冢毀佛像取銅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  
仲甫論糺之而祥詠等皆坐免三司度支判許申建  
議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錢輕重如錢銅三分有奇  
鐵六分有奇錢成費省而利倍詔聽之然銅雜鉛錫

卽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液流溢而難就初申自  
詭月鑄錢可萬緡已僅得萬錢以坐斥太宗時用紀  
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  
真行草三體成文後每更鑄皆曰元寶而各以其紀  
年冠之然輕重率準開通慶曆中西事棘而軍乏需  
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錢與小錢  
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徙河東又請因晉州積鐵  
鑄大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佐關中軍未幾罷  
而陝右復采儀州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已又勅江南



鑄之而江池饒儀等州又勅鑄小錢悉輦至關中數  
州錢雜行以故盜鑄者衆而錢文大亂物價淆買不  
可得知公私患之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鑄鐵錢二當  
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而契丹  
亦鑄鐵錢易竝邊銅錢於是三司使葉清臣與學士  
張方平等議以爲關中用大錢之所以弊者本縣官  
取利太厚致姦人盜鑄而用輕也比年來皆虛高物  
估以徼什一之利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  
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

法未易行請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  
鐵錢若河東小鐵錢皆以三當一而罷官所鑄爐便  
自是姦人稍無利而濫錢多卒未能絕也其後罷商  
州所鑄青黃銅錢又合陝西大銅鐵錢皆以一當二  
盜鑄衰止而折二錢大行然兵民艱於資用多咨怨  
先是當十錢行中書人丁度言漢之五銖唐之開通  
及國朝通寶輕重大小最爲得衷歷代改更法雖精  
密不能期年尋卽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  
而終已不行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



可畸零行使舊錢不出新錢愈輕邊芻糧乏價必增矣。臣知湖州時有抵茶禁者人受十錢輒立契代受鞭背刑官京西時盜殺人罪死計所盜弊衣直不能數百錢則利惑之也。况盜鑄之利重其何以禁之。已竟不行熙寧初王安石持議言錢不足而用乏非銅禁之不嚴以鼓鑄者少而不給也。請弛民間鑄錢之禁而邊關無譏於是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諸路各置監鑄錢。江西湖南額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有差已諸務無慮務增額以爲功而所鑄錢銅錫雜

而肥惡易毀又私鑄厖雜元豐末西師起而邊匱卽徐州置寶豐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輸之邊而所行青苗免役諸法無慮皆徵錢民無從得錢而錢荒於是判應天府張方平具疏言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今敕具載所以握天下利權無令倒置也。自熙寧新勅除前禁邊關海舡重車飽載沿邊州軍每貫獨收稅錢一二而止錢本中國貨寶舉以與四夷共之曾不限隔又自弛銅禁民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雖逐州置鑪每鑪增額亦



猶畎澮之入。而以供尾閭之泄也。豈有足哉。且公私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糶買穀帛坑冶場監之本價。錢之所發也。屋廬正稅茶鹽酒酤之課。若今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錢之所歛也。民間貨布一仰於官錢。官錢之出少而賦錢之入多。卽錢將安出。而公私上下並苦之矣。元祐初始罷免役。青苗錢之法。申錢幣闡出之禁。而諸鑄錢監新置者。皆罷熙豐間銅鐵錢。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後鐵錢寢輕。乃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

帑銅錢運致之內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蔡京當國。用陝西轉運副許天啟議。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有四。筋七兩。赤側烏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爲文。募民間私鑄。丁作出爲縣官使。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用倣古招天下。命卽山鑄銅之意。而所鑄錢於陝西行鐵錢地。公鼓鑄於諸路行銅地。分使用絕私鑄之患。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益市中國鐵錢爲兵器。器犀利。若雜以鉛錫。則脆不爲虜所利。宜改鑄夾錫鐵錢行之。每緡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



古今通纂卷九  
三之一而夾錫錢一折銅錢二直本輕不與銅錢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貿易不受夾錫錢聽告糾細民蒙其患而私鑄者兢起又立搜索告捕之法嚴官司漏逸之罪天下騷然知蘓州章傑言盜鑄宜準淮東囊橐強盜之法籍家予告者而居停鄰保並坐大觀星變肆赦有司上盜鑄得罪者姓名乃至十數萬人民慘毒而宋南孝宗時舒蘄守臣以鑄錢增羨遷官而民擾理宗時楮幣興積錢有禁而民離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以楮便於運轉而

訾園法爲無用申積錢之禁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奧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臣竊思國之大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也今藩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洩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錢之不耗於海舶也無幾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醒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矣今京邑鑰銷濫靡之器飾公行於市而莫之禁香藥象牙犀角之類可珍玩者又上下交重之乃直專急於



民之積錢不已遠乎。惟陛下昭示儉德，化自上始，斥靡費之物，賤難得之貨，使風行俗易，此端本澄源之道。始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趨四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而京兆尹裴武猶恐行久，滋偽難質，易請禁之。便宋置便錢，務許商入錢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償之。猶之券質錢也。其後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齎資，私為券貿易，謂之交子。每一交為錢一緡，以三年為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後貲衰不能償，所負蜀以多訟。四川

轉運使薛田議以為廢之則貿易不通，聽之則爭訟滋起。請官為交子，務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屬官。於是置益州交子務，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官權其出入而為之限，禁然非積錢為本，固不能以自行也。其後舊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前二十五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又後用兵湟廓西寧，藉其法給糴買召募之用，多至數百萬緡。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更界之歲，又以新加舊而交價愈增。大觀中不



蓄本錢而增造無藝。交子賤不行，至引一緡僅當錢十數。而法大病。紹興初，大軍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陸載錢重難致，則請造關子。付州將召商入中，以給軍。商人執關子詣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藥雜貨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得錢艱滯，道路嗟怨矣。其後金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官以舊易新。諸路官置庫受之，貫取工墨錢十五交實始以楮爲錢。南宋倣之，造會子行之。

諸合發官錢，並充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西、湖北京西。除鹽本質錢外，他用率以楮糴本。以楮官俸給以楮，軍士支犒州郡支應亦以楮。諸路不通舟載者，上供錢許用楮。沿流州軍錢楮參半用。民間與賣田宅馬牛舟車率如之。願全支受者聽，而卽楮爲錢。佐國用矣。時叅政沈位爲上言：用會子必官常有錢百萬緡稱提之，乃得行。蓋會子價減卽以錢提收貯之候，關乃復出，故行也。苟造楮多而收換留難，無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宗深然之。其後



古今治平略 卷九  
偽造者多而昏爛者不收果折閱不行賈似道作銀  
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廢十七界會子不用而楮  
益賤物益貴國大耗弊總而論之泉布之設乃阜通  
財貨之權財貨之所由生者也考之於古如管子論  
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  
故作幣以救民饑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  
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  
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然則是商周之  
時所以作錢幣者蓋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為救荒

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也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  
者皆以穀粟為本而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至  
于領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  
以錢帛為祿故其人多地著不為末作蓋緣錢之用  
少所以錢之權輕漢初有天下猶存古意自王公至  
佐吏班職高下俱以萬石千石百石為數則亦以穀  
粟制祿而人民出錢不過口筭至武帝有事四夷國  
用不足乃始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  
失錢幣方重大抵三王以穀粟為本布帛為權常不



古今治平畧 卷九  
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既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金與王公爭衡古意漸失故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則見害懲艾矯枉而過直矣後世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畧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爲無用其意本以重穀帛而適以輕之然則天下惟得中適平爲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非也自漢至隋其帛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

爲得中故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最得其平故開元之法終不可易何者論太重則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爲不可易宋初用開元爲法錢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法錢雖多其精微不及前代當時唯務得多不思大體夫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



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爲權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議論紛紛，或立法以禁惡錢，或以錢爲國賦，條自不一，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爲式，是錢之正也。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爲幣，王莽以龜貝爲幣，是錢之蠹也。至于南

渡以錢爲患，數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并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而猶不足。至造楮以權之。凡當時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其所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其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



貨亦必并乏。是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其廢天下之實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于此也。資行者有千倍之輕。兌幣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

亾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幣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爲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爲後日之計者。何也。雖然。又有疑焉。計當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貿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而猶患其少者。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



匏果蔬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者非其  
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宋  
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當日其用  
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  
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其  
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  
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  
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割中民以  
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

錢以制物猶不可而况於持空券以制錢乎且錢幣  
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  
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  
三官錢不得行郡國用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  
然錢以銅鐵鉛錫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  
多卽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  
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  
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  
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



古今通考 卷九  
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  
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爲錢蓋  
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  
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  
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  
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  
以之代見錢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賫輕用  
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  
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費或用號令反

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  
而卽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以後來收換  
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不知錢與楮猶權衡  
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  
本無用可以留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便如古所謂粟  
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于錢如古所  
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何資于楮  
自物貨難於阜通于是假園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  
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



古今治平略 卷九  
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般  
摯于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  
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  
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  
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  
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  
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楮之  
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  
蓋古買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

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買通  
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  
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矣元初倣宋金  
之法有行用鈔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  
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  
年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以百計者三  
以貫者二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  
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而銀貨蓋未及行  
云凡鈔之昏爛者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剗換除工



古今通考 卷九  
墨三十文其貫陌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  
罪之所削之鈔解赴省部夾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十  
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尋以釐鈔不便于民命罷  
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  
造至元鈔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  
中統鈔伍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  
銀平準鈔法偽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  
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然鈔本以紙造易于昏爛  
又貫有成幅零畸貿易不便碎貼成宗時鄭介夫議

曰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  
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  
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之民間者甚少民  
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天下之  
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爲子若  
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  
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  
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  
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既而銀



古今治平略 卷九  
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幣，亦非吉兆美識也。夫鑄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賫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常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僞造者

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爲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卽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有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錢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



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卽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則懷十文鈔而出雖買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何也。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雞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此所以益富今窮出僻壤鈔旣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拽不開若肯物還鈔則零

不肯貼欲盡鈔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家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利則盡歸於商賈之輩此所以益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積可以取資國用二則市廛交易不煩貼換免有挑僞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民之所出者貨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不可以得國鈔若使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兩便之計也議雖善未見施行武宗至大二年又



改造至大銀鈔定爲十三等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明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然未及期年仁宗卽位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而鈔之倍法太多輕重失宜遂詔銅錢與銀鈔並罷而革所立院監專用中統至元二鈔馬時楊杲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

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避之後順帝至正十年丞相脫脫欲更鈔法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其意請更造至正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爲母錢爲子下廷議祭酒呂思誠曰本錢鈔之相爲用者以虛換實以實權虛也今歷代錢與至正中統至元鈔交鈔分而小民將藏其實而棄其虛鈔用折閱國何利乎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不能革人心而變法何益至元鈔僞人猶識之交鈔人未



之識偽將滋多。併哲篤曰：錢兼行也，則何如？思誠曰：不可行也。夫錢之於鈔，輕重不論，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之子，走不聽，卒定更鈔之令，仍鑄至正通寶錢，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船裝運，軸轆相接，文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

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統至開元立鈔法，以至元實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年。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



古今治平略 卷九  
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  
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  
呼蓋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  
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卽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  
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  
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  
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  
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  
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

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  
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泳四川行交子之  
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  
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  
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呂權衡輕重與時宜之  
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  
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  
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旣塞則水  
死而不動惟有漲漏浸淫而有溢觸之患矣此



其理也當時  
以刑愈嚴而鈔愈  
而亾也

國朝錢幣

洪武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 勅戶部及各行省鑄 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三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嚴私鑄之禁八年 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為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為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為三方上方為篆文中圖錢貫狀下方具奏准行使及偽造告捕之法上鈔一



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迺而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尋罷設無常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姦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克賞鈔昏爛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直蓋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使通行之制甚設而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剝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圯不行隨遣御史鄭埜往按之衆以謂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墊念著令

已峻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日市人聞令下皆震懼今鈔法通矣事遂止然洪武時賜鈔千貫爲銀百兩金二十五兩而永樂中鈔千貫爲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鈔三千貫不過四兩餘矣自是鈔法遂廢格不行而自京師達四方無慮用白銀卽寶源局所鑄通寶錢與上代錢乃間行至國家經賦亦惟獨收花文銀蓋五金惟黃金爲上幣物至精不變白金次之赤金又次之故幣有三品乃物理之自然豈智計哉今釋金錢不用而



古今通考 卷九  
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可復之物爲上幣以  
權金錢固宜其不能行也近議者欲以銀爲上幣鈔  
爲中幣錢爲下幣鈔若錢以上幣權之每銀一分值  
錢十文鈔新製者貫直錢十文中折者直三昏爛直  
一甚者以鹽法阻壞欲更重鈔法幾以盡餘鹽之利  
而重鈔必峻刑且逆自然之理而鈔終不可得重久  
必折閱始之直千錢者終至于下直一文而止况鈔  
既折閱昏爛卽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顧鉅  
浩不訾于利權何當哉故夫申三品泉布之法弛用

銀之禁制其操柄毋愛銅惜工以爲天下先豈非因  
自然之理順勢乘便而道之所符哉嘉靖初諭  
戶部議錢法浙江巡按御史潘倣言兩浙鹽糧商稅  
課程俱收錢鈔固爲常規但浙中錢鈔素不通行官  
軍領出貿易俱減其價遂使奸徒射利平居則半價  
收買臨期則全估包納至官軍轉鬻又復如是展轉  
相欺夫以歛取小民錙銖之餘而委填奸人谿壑之  
欲甚非所以裕國而恤民也乞准收折銀解納布政  
司給散官軍俸鈔從之十三年命工部造嘉靖



古今通纂 卷九  
通寶錢依 洪武折二當三當五當十式各三萬文  
續解貯庫十五年御史閻隣等言 國朝所用錢幣  
有二一曰制錢如 祖宗列聖及 皇上析鑄 洪  
武 永樂 嘉靖等通寶是也次日舊錢歷代所鑄  
如開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  
并用民咸利之雖有偽造不過竊真售贖其于原制  
不甚相遠也邇來 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  
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  
鑄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直銀

一錢耳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返爲壅遏  
乞榜示五城許以舊制二錢通行其偽造私藏者期  
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偽錢進呈  
上亦惡其濫惡詭異 命都察院亟揭榜禁約如敢  
有仍前鑄造及阻抑者嚴偵捕之治以重罪久之以  
新舊諸錢定爲二則上則七十文准銀一錢中則倍  
之官司收稅亦准此例已又出內府貯錢折給俸糧  
是時民間行用濫惡錢卒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及  
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裂至以六七十文當銀



古今通纂卷之九  
一分狡僞者或剪楮夾其中卒不可辨乃 詔嘉靖  
通寶錢以七十文准銀一分 洪武等年號錢與前  
伐雜錢上品者俱如例其餘視錢高下以爲差准一  
切私造濫錢悉禁止犯者置之法然小錢行用既久  
驟革之小民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  
論新舊年號及錢美惡悉以七十文折筭由是諸錢  
市易者亦以七十文抑勒于民民益騷然屬連歲太  
稜四方流民就食 京師死者相枕籍議者咸謂錢  
法不通所至于是御史何廷鈺條陳時政言許民用

小錢致與戶部郎中劉爾牧相計 上怒斥爾牧而  
命錢法且從民便候行之十年再議然諸濫惡小錢  
以初禁之嚴雖奉 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又競  
私鑄 嘉靖通寶錢與制錢通行嗣是 命寶源局  
及南京雲南鑄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  
有金背火漆旋邊等名民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旋  
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鑄車以鑪盪代之于是鑄工  
競雜鉛錫圖易剉治而輸郭粗糲色澤慘暗與前造  
大不侔矣由是奸僞之徒做做盜鑄濫惡日滋貿易



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廢棄者商民悔忿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授閭閻大因其盜鑄入報罪死終不能止上憂之問閣臣徐階鑿源階詳舉顛末奏之因上請曰濫僞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計開私賄之門二也朝廷以之給賞而蒙恩者受無益之賜三也官府以此給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生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大損

國體五也今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部中應給錢者卽以鑄錢之銀代給之則奸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而羣情便矣從之于是罷寶源局鑄錢法隆慶元年錢法不通詔議所以復民者戶部奏言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于錢故錢之用廣其後舖戶濫收惡錢以克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而不徵錢又民間止用制錢而不用古錢于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踈濶私鑄者多真僞混淆則



古今治平略 卷九  
煩揀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  
轉相搖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僞  
錢及濫惡者可禁勿用其餘若 洪武以來制錢并  
一切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行戶等銀  
俱令收錢如僞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如此  
則僞錢不售錢法自通 詔從其議未幾侍郎譚綸  
陳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  
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  
日鑄錢之費與銀相當 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

錢一萬金則 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  
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  
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  
欲布之于下而不惟輸之于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  
在 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克有壅而不通之患請  
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各省開局設官專任  
其事其所鑄錢卽以備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  
用以後鑄錢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  
歲錢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俱以大明通



古今通考卷九  
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制錢及先代錢悉聽民  
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  
起運折色文銀六錢四存畱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  
紙錢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雖  
欲強其用銀不可得矣從之 萬曆初 上從科臣  
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務  
便民毋擾且嚴私鑄之禁降錢式每錢百文重十有  
三兩每文重錢有三分必輪郭周正文字明潔以銅  
質厚卽易爲全美也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使私

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諸省故行錢地未論卽素非  
行錢地亦鼓舞稱便蓋以鏡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  
復銷日金而行之易淆而難精固不如錢行之爲便  
也然方開鑄初許借官帑銀于州縣收買黃銅鼓鑄  
其紅銅焠點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  
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地苦之尤  
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矣及旣  
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諸糊砂看火提錐之人到  
眼穿條薰色之匠與焠銅質雕錢模之工又多費而



古今通考卷九  
不○訾○然○可○諉○曰○不○愛○銅○而○惜○工○比○錢○始○流○民○樂○奉○令○  
則○銅○以○告○乏○鼓○鑄○不○給○而○錢○曾○莫○之○繼○也○是○患○不○在○  
于○錢○之○不○行○而○在○于○錢○之○不○繼○不○在○于○錢○之○不○繼○而○  
在○于○銅○之○不○廣○錢○不○繼○銅○不○廣○而○欲○其○如○流○泉○焉○行○  
地○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矣○無○何○而○私○錢○盛○行○濫○惡○滿○  
市○耳○目○眩○瞶○而○民○無○所○措○手○足○夫○是○低○錢○也○質○輕○銅○  
假○字○文○磨○糊○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我○朝○制○錢○也○  
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申○聽○其○兼○使○收○買○之○科○姑○息○  
而○不○立○重○以○雷○難○則○是○不○患○于○真○錢○之○不○行○而○患○于○

偽○錢○之○錯○行○偽○錢○錯○行○而○欲○真○錢○通○行○而○不○壅○者○否○  
也○弊○三○矣○及○既○行○使○請○解○京○貢○賦○之○入○固○必○精○良○白○  
金○而○可○矣○卽○藩○省○祿○給○存○留○塩○稅○薪○俸○工○食○之○類○又○  
輒○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謂○張○示○告○誥○責○之○必○行○與○  
罪○其○不○行○者○非○先○之○賣○菜○之○傭○則○責○之○荷○擔○之○子○也○  
雖○設○行○鋪○名○爲○倒○換○實○恣○留○難○見○錢○之○出○而○不○見○其○  
入○則○是○壅○抑○之○于○上○而○貴○其○必○行○之○于○下○勒○收○受○于○  
彼○而○不○開○倒○換○于○此○也○夫○誰○與○行○之○乃○民○愚○相○扇○閉○  
匿○觀○望○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而○簧○鼓○之○以○



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令下。三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又安望其必行乎。夫錢寶于金。利于刀。而取法于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者也。語曰。卽山鑄銅。誠原本初議。今誠于國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漙輸之。各省各省具如今部司議。凡課程之征。贖之。緩一以錢爲課。爰上而朝廷。賚子之典。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兼收。又立行戶令。以白金倒換。而稱提之。則歛于上。而復散于下。收于此。而提引之于彼。如泉

之赴壑。轉注而不窮。而又嚴低錢行使之禁。以峻防之。其銅廢者。皆收之以入于官。而諸用銀貝之地。悉遵詔旨。各從其故。不強其所不便。庶四弊去而錢法其有行哉。







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供邦事未嘗以鹽之用而供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忌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

其政令謂供鹽耳待其戒令謂煮鹽耳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爲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降而伯世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富國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之所食千萬鍾偶筴之商月人三十錢萬乘之國爲錢三千萬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



古今治平略 卷一  
上人無以避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於  
是齊有渠展之鹽乃伐芻薪煮海水爲鹽征而積之  
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萬鍾乃下令曰孟春旣至農  
事且起大夫無興工作北海之衆無聚備而煮鹽如  
此則坐長十倍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之國無鹽則  
病而守圉之國用鹽獨甚使糴之得成金萬斤齊以  
富强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而元狩中天  
子用兵四夷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東郭咸陽孔  
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屬大農

以佐賦而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致富羨役利  
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宜置鹽鐵官募民因官  
器作鬻鹽官爲牢盆敢私鬻鹽者鈇右趾沒其器物  
使僅咸陽乘傳舉行之久之卜式見郡國多不便縣  
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  
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之上不悅而博士徐偃行風  
俗令膠東魯國民得鼓鑄鹽鐵還徙爲太常丞御史  
大夫湯劾偃制害法偃以誅死故法必用而行昭帝  
時賢良文學對策言民苦鹽鐵均輸而桑弘羊反覆



難以爲往者豪傑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鼓鑄煮鹽家聚或乃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也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與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大不便夫家人有寶器然且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四海乎先帝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卮人君有吳王專其饒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今從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強禦日以不制姦形成矣賢良文學引古義爭以爲往民得占租

鼓鑄煮鹽時鹽與五穀同價今官總其原一其價鹽價益貴貧民有水耕手耨而淡食以從務者矣言甚切而爲弘羊所絀鹽鐵特不罷弘羊誅乃罷尋復置已罷行無常其後鹽禁乃遂與古今相終始矣東漢明帝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爲然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建安初關中



百姓遭董卓之亂流入荆襄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踵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家大寶以器亂放散宜如舊置使者領之益市犁牛百姓自歸者畢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內計之大者也魏武如其言而流人盡還境內豐實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今取之以時毋戕賊使失性而已未有爲民父母富有群生吝其醢鹽而權之者也今立官障護鹽池而收其利爲父權子豈不痛哉宜弛其禁與民庶

共而彭城王元勰言聖主歛山海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征取彼與此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非爲身也鹽池之禁爲日已久而積散之佐軍國之用寬農民之急如舊便明帝從琛議罷禁而豪舉爭擅之於是尋復置唐初稍弛其禁開元中拾遺劉彤具表言臣聞漢武之世外討夷狄內興工役費十倍於今而用沛其有餘者何也古取之山澤公利厚而人歸於農今取諸貧人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也故先王之法山澤有職虞衡有官輕



古今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重歛發有術故能使人專於農而用饒於國今誠役農餘之人收山海之利而寬徭薄歛息窮苦之咄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也於是詔將作大匠姜師度與諸道按察使檢括海內鹽鐵之課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諸軍鹽屯皆隸於度支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爲停戶免雜徭煮鹽盜鬻者論臯已盡權天下鹽建中初軍興國用大困賦稅不足以供億自許鄭之西皆食海西鹽度

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東鹽劉晏主之於是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爲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鹽爲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日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又以鹽生於霖潦則鹵薄生旱曠則土溜墳隨時爲令倣古勸農法遣使者巡視曉導而諸道故有權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晏始至鹽利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曆末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



古今治平略 卷一  
半國用仰給其後繼者爭尅急而鹽鐵使李錡盛貢  
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厚賂利積於私室而國用益  
耗屈矣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請益川劍  
山南西道鹽估以佐興峻盜鬻之罰罪至死穆宗時  
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鮮利請官自賣鹽以富國  
下公卿議兵部侍郎韓愈條析其不便曰平叔請令  
州縣差人自糶官鹽獲倍利以上臣計今所在百姓  
富少貧多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  
雜物及米穀貿易鹽商規利無物不取或從除升斗

俟時熟填還用此濟彼兩利俱便今吏自糶不得見  
錢恐失陷官物必不敢糶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  
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恐坐失常課也平叔又請鄉  
村去州縣遠者令所由將鹽就糶糶毋令闕鹽臣以  
爲鄉村遠者或三家五家山居谷處而人吏將鹽家  
至戶到多將則糶買不盡少則得錢無幾商人自負  
斗擔與百姓賈平價而上不過剝得一二錢而足所  
由依官必索供應所利至少爲弊至多平叔又言所  
在及農隙時召車牛搬鹽輸都倉毋闕者州縣和催



古今清平畧 卷十  
車牛必須差配無情願者而百姓將車詣官勢必齊集始得載鹽院監請受又須輪次實為留難輸納之時人事又別百凡和催其弊皆然故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催則鹽無從載和催則害及蒸黎此殆不可平叔又言今百姓貧虛舉債逋稅顆粒無餘若官自糶鹽一家五口食鹽率不過十錢隨日而輸必且無舉債逃亡之患臣以為百姓困弊所由多端不皆為鹽以平叔所約計之賤於舊時日校一錢月校僅三十錢五口

之家為利幾何豈此便能免舉債逋稅之患殆非事實臣以為百姓困弊惟不以事擾之自然漸復不在變法也平叔又言長吏有不親公事聽所由浮辭云當界無人糶鹽請差清強巡察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令四季輪納其口多糶少及鹽價遲者觀察使而下罪貶有差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而乃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計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



錢卽欲食度生亦且不得遲違條件罪譴嚴峻官吏畏罪必加淫刑臣恐百姓流亾轉死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三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許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提店看守莊磴以求影庇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誼訴者嚴加緝獲令所在決殺臣以爲鹽商納權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視厚利比諸百姓實則較優今奪其常業又禁其爲生不知何罪窮蹙至此若果行此驚動遠近富商大賈收重寶入反側之地矣且夫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殿最者也而以

爲事體至重須宰相充使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不問治行而獨以鹽利多少升黜之皆大不便事得寢而前此立蠶鹽食鹽等名色分五等戶業俵散抑配之矣



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弛鹽禁  
 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諸顆鹽末鹽鹽鹽畢聽州縣  
 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  
 之費而峻關入煮鹹若蠶鹽入城市之禁末鹽出於  
 海役窳戶烹熬煎煉而鹽成諸近海皆然周官所謂  
 散鹽也顆鹽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隴決水其中  
 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周官  
 所謂鹽鹽也雍熙中李文靖沆為真州發運諸漕運

宋代鹽課

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弛鹽禁  
 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諸顆鹽末鹽鹽鹽畢聽州縣  
 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  
 之費而峻關入煮鹹若蠶鹽入城市之禁末鹽出於  
 海役窳戶烹熬煎煉而鹽成諸近海皆然周官所謂  
 散鹽也顆鹽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隴決水其中  
 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周官  
 所謂鹽鹽也雍熙中李文靖沆為真州發運諸漕運



轉輸至者空船回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諸路於是  
諸路鹽溢溢運舟利而民力寬公私兼利咸平中度  
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食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於  
爲利數倍判官許士衡爭之不能得詔以鼎爲制置  
使而命內殿崇班杜承睿副之承睿行閱視爲帝言  
往鄜延環應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入芻粟運解  
鹽於邊其直於青鹽不遠是以民安於法而蕃部青  
鹽欲售無從也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  
冒法罔入蕃界販青鹽以徼利而居者亦樂其價廉

與之爲市是助寇盜而結民怨也鼎以煩擾不售得  
譴罷祥符中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  
直二千一百餘萬貫度尚有遺利宜可增帝撫然曰  
地利阜矣過求羨將有時而闕抑不許而官鹽闌入  
私鬻法已重詔屢優寬至是敕犯止配流先是官鬻  
鹽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咸困於輦輸淮南自通秦楚  
運真州行江浙荆湖而綱吏舟卒雜沙土鹽惡不可  
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終莫能止陝兩池及淮  
南積鹽多無屋貯獨露積至生合抱木其上而數莫



古今通纂 卷十  
可較天聖中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畫通商  
五利以上畧言方禁商時伐木造船兵民輦運不勝  
其疲勞一通商其弊悉去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  
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逋逃隨復二  
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  
味苦惡民食之生重腿之疾今得食真鹽三利也錢  
幣國之大用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蹙  
今商人歲出緡錢賣鹽裨助經費四利也又歲省鹽  
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利不可較矣於是詔罷官自

鬻聽人入金錢京師權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給  
之一歲中增課十五萬故貨待商而通世未有官與  
民爲市而民不受其害者也其後西師起募商人輸  
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已又置  
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於京師入中  
者優其直予券以在所贖給償由是羽毛筋角膠漆  
木石鐵炭之類畢入中商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  
椽木二估錢千而費給償鹽不可勝計也後世召商  
中鹽始於此自開寶來河北鹽聽商貿易收其筭上



封者請禁權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  
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  
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  
故許通商今權之價必騰躍民懷怨懟悔將何及議  
遂寢慶曆中三司使王拱辰復請權令具未下學士  
張方平入見曰外間籍籍言河北再權鹽何也帝貽  
愕曰今始權耳何謂再方平曰昔周世宗重鹽禁犯  
輒處死後北伐契丹河北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  
均兩稅中輸錢而弛禁世宗惻然許之制兩稅鹽錢

是也今兩稅鹽如故而鹽禁復行非再權何且未權  
時契丹常以青鹽闌入邊盜賣今權之卽鹽貴而虜  
鹽必益售是爲我歛怨而獨以爲虜利也禁之則邊  
隙必自此開矣帝悟立手詔罷行河朔父老得詔皆  
感泣勒石置北京城南集僧道禱祠報上恩會河決  
運艱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五十一州軍糶鹽直斤  
五錢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上言本路鹽課緡錢  
歲增七十九萬而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乃一歲  
之中私販坐罪者至三千餘人弊在於官估高而私



販轉熾也。然國課爲益虧，誠優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官吏，使不爲掊歛。如是而裁官估，罷鹽綱，令舖戶衙前得詣場取鹽，則鹽善而買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滋益矣。因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帝嘉納，然自皇祐來，屢下詔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額外鹽給粟帛，歲逋久不能輸者，蠲之。諸所爲存恤者甚厚。而有司莫行。時運鹽旣雜惡，官估復高，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工用省而利厚，由是盜販者

衆捕急，則聚爲盜。虔汀州不產鹽，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厥利，歲秋冬田事畢，恒聚數十百爲羣，行剽爲盜。賊捕不能得，則赦其罪，招之浸淫，滋多。制置使蔡挺令民自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糶價，盜以浸減而歲課視舊，顧倍增。熙寧中，杭秀溫台明五州私販衆熾，議者欲損鹽價以與民相安。石以爲獨宜制置亭戶及嚴督私販，察拌和而鹽法自舉。毋自改制，於是命盧秉專提舉鹽事，部十竈爲甲，而鬻鹽地亦什伍其民以相譏。又峻盜販者罪，雖止杖決，輒科



同妻子遷五百里又益兵防捕之時杭越湖三州格其法不行劾虧課逮治安石爲帝言捕鹽法急所謂刑以止刑也而兼催償鹽益急有毋無聊至殺其子者所配流至萬二千餘人詔劾秉罪狀以安石庇而免以增課轉資當是時天下鹽皆官權而自鬻倣桑弘羊遺智名一利權而知滄州趙瞻在河北章惇郊直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皆峻剝民增額課用顯元祐初坐掎克謫誕並落職紹聖中諸言利峻法之臣復用而三司使章惇言河北與陝西皆邊而

河北鹽獨無權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按視尚書蘇軾議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損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故法行然猶城門之外公食青鹽自若也今東北循海皆鹽欲籠而取之其爲弊與淮南兩浙無異矣臣在餘杭時見兩浙民以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而姦莫能勝盜販者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爲輩吏士不敢近其山谷之民貧懦者節口弁日有數月而淡食者矣今東北之人悍



於淮浙平居推剽之姦常甲他路而一旦權鹽此其禍未易涯也由此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適事之宜何名誤恩哉且權鹽雖有故事要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效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病矣右臂何爲獨完而劇以酒色伐之可乎議不用而權鹽遂爲河北患已蔡京廢轉般倉之法欲囊括四方錢盡入中都以爲羨乃置諸路提舉官令商人先赴場輸錢請引赴產鹽郡受鹽先至者增支以示勸而請鹽者少乃由是榷之令

嚴避免沮壞之誅季輒比較務峻督以取盈於是東南鹽利特厚禁罔益酷被罪者滋衆而西北解池天產美利與糞壤俱積矣京爲法大都常使見行之法速售以罔民法纔通輒復更其制未受鹽者更與鈔鈔未給更爲貼輸錢又數十日輒復變其無貴更鈔輸錢者前數十萬券一夕盡棄有朝爲豪商夕爲流丐至赴水投繯而死者而省大胥魏伯芻特見信遷秩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矣伯芻非有心計惟私與交引戶關通凡商筭率尅留十之四充羨貢張虛



古今通纂 卷十  
數以惑人主而京遂白帝言朝廷所以闔開利權馳  
走商賈不煩號令而億萬之錢輻輳並進御府須索  
百司支費歲用外沛然而有餘則政和立法頓絕弊  
源公私兼利之明効也乞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  
之政制曰可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於是於  
是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徵  
至於鹽袋養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  
程督加厲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  
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至爲十一千既又爲十三

千民力因以擾匱而盜賊滋焉南渡已來每因闕用  
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  
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  
以出剩立爲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  
常始不爲巨猾所制然自唐始權鹽舉天下鹽利歲  
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  
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  
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  
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征權之數也



伊欲民安利而商阜通何可得哉

四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國朝鹽課

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饑而水旱凶荒亦時籍以振民故天下筦權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盧次福建廣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日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



古今通考 卷十  
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  
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  
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  
斷商所中者鹽賣發已卽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  
僞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  
船隻之令其竊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撥充  
優雜泛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  
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兩歲遣御史巡  
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 詔行天下鹽以

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  
所無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洪武中鹽  
運使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  
本米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龜民然  
其間有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覈非均也臣謹與各  
道分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  
田草場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  
詳定而均平之 詔曰可 宣德中施大惠於天下  
令各運司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



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其優恤至於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正統初令龜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淮浙貧龜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於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為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乃稍稍日滋弘治初戶部言鹽法阻壞勅刑部郎彭韶兩淮清理韶念治安

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具疏言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莫甚於龜戶龜戶者上所使煮海為鹽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為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湯人偷物踐欲守無人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林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隆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煮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



古今治平略  
苦也客商至塲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  
鹽之苦也逃亾則身口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  
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因爲繪瀕海窮民曬淋熬煎負  
戴折閱若朋償之苦景物事情爲圖詩以上而章祭  
酒懋觀鹽事利弊代都御史具疏其五端一曰存恤  
龜戶以爲鹽之出產在地而成用必資於人濱海之  
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朝夕烹煉爲苦甚矣其單  
丁老弱之家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吏又以嚴刑峻督  
之至鹽入官雨水銷敗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

尤可隱者也其殷實戶爲總催者場蕩歸其兼分鹽  
課爲其乾沒煎煮旣多私賣尤廣凡諸龜丁盡其家  
備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今行優  
恤且照黃冊事例遇龜戶缺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  
課以補龜籍逃絕之數二曰輕減鹽糧 國初命鹽  
司以掣下餘鹽行諸縣關領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  
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  
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  
或遠糴於外郡費且十倍爲因甚矣乞依市民例一



古今治平要略 卷十一  
體納鈔便三日申禁鹽窩 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饒  
乏而飛輓勞費也 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  
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饒近遇開中則豪勢  
家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籍手於彼卽無由中  
納于此故費多而中鹽者日少 先朝雖有禁例而  
法玩不得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共四  
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爲商受鹽于官有  
額也於正數外賄求場官私加數斤以益之至有得  
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賣私鹽而夾帶行之所過

關津賂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者十止一二發賣訖  
引不卽繳徃復數四以前引影狀而行故私鹽行而  
正鹽愈壅請 勅巡鹽憲臣嚴商人私載之禁違者  
沒其貲關津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狀不舉覺  
者罪如法乃其間游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羣駕小舟  
舟多置篙楫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買之卽不售輒  
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劫已跳身疾棹瞬息相失不  
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  
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而其責在巡江



時天子加意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今鹽法壞盡矣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支日零鹽有利堆積日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因言國家茶馬法行有歐陽附馬者爲夾帶高祖震怒曰我纔一行法乃卽欲首壞之邪遂寘極典此等事今

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戶部查議而部尚書文條鹽法積弊七事以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私鹽六越境賣鹽七運司弛廢當擇人主鹽於是詔下言鹽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盤割私餘鹽乃遂至攙越支賣并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住支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執要並毋得求討窩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



古今治平畧 卷十  
者聽巡按御史糾劾居無何 上賓 正德中大放  
決而極 嘉靖初 天子大察於百司登耗利弊每  
詔下輒申 祖宗來鹽法之政令而諸公忠憂國之  
臣梁尚書材周中丞用李戶部夢陽霍詹事韜張學  
士邦奇東莞陳建疏鹽法利害之變甚具大都言  
國家以鹵地授民歲課其鹽亦猶以土田授民而歲  
收其賦也 國初峻竈丁私鹽之禁而條有夾帶者  
絞之科誠執其文則是耕民納租賦外將餘粟貨賣  
者而絞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深意而行之者失也

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  
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外猶餘三百萬有奇  
也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  
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達江西  
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  
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 國  
初竈丁既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家雜徭所以利之  
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  
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實利二千文也資之



古今治平略 卷一  
者既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卽以  
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權利故餘鹽抵禁可  
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觔給米一石較  
前事爲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可言也。今  
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賣  
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饑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  
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  
之利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  
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於是貧弱逋逃

四出賒死其富室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煎  
煮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有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  
愈多而豪猾愈益橫故曰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  
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奸民數千家專販私鹽  
良兵勁弩高檣大舶千萬爲羣行則鳥飛止則狼踞  
官司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今淮  
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丐鹽  
充食矣。形影既見業可寒心。此鹽場竈戶鹽徒之利  
弊也。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



古今通纂卷十  
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 永樂  
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  
民猶則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爲  
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  
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  
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  
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存積  
鹽以領之以居貨而罔利亦烏在其爲主體乎且自  
成化已來每引納銀三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

視 洪武 永樂間增賈以十數倍而權勢之府占  
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  
輓輸芻粟也又有管攢取索常例刁蹬徭難之弊雖  
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勘合者費復不貲蓋至於  
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身三路守候每鹽一引  
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鹽引二百五十觔正數  
外賄場官私加至三百餘斤近納銀于官聽買竈戶  
餘鹽通五百五十斤此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  
嘉靖末年培克峻深之臣復嚴科夾帶割沒之令每



勛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兩少裁六十萬兩而開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買賣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北鹽院具冊行准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船數水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主之日送院以待會以其貳下批驗所類爲冊聽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視待鹽舟積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視故商益壅而不行有守半年不得掣者而鹽輕重不如冊皆論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於是江運諸

小商又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爲旺相餘月爲衰閉卽其時又復以晴雨爲生息之候脫連雨旬月沙灘崩塌淋曬無地煎煮無期坐守耽延吏急追併而官竈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 國初命鹽運司以掣下餘鹽下州縣分給人戶計口食鹽而納鈔已鹽司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不獨吏緣爲姦利已 命於兩稅中雜輸行鹽地方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灘石陸乃回遠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資此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



較矣而各鹽道督所在官司巡徼嚴切督以私鹽之  
令月有比較之科而吏緣爲姦民受其弊市豪大猾  
與巡徼者比而公共販之時獲一二貧弱肩負易米  
度日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產鹽之地官旣驗鹽  
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遵何道  
也始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  
而鈔復不蠲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斯遵何義也  
天下一家也權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權子病之矣  
况於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

輕者又遵何道也往鹽所自出者賤家戶給足今運  
鹽諸小商買引掣放之畱難費十倍於昔所從出益  
貴價不得不騰躍騰躍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弊  
之民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四方食鹽人戶之弊也  
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凡富商大賈於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游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  
堡伍田日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  
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成化中戶尚書  
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



分得鹽一引於為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  
 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文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  
 一引得粟二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於國利  
 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  
 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  
 至百萬餘兩然淇淮人意獨為淮南地而輸粟於邊  
 之法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於是撤業自  
 歸田作坐廢墩臺坐頽保伍坐圯游民日散邊地為  
 墟戎虜人而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藜蕪米石

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  
 而不可復者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藪也誠專利  
 則弊生未有利專於上而能以靖弊者也誠壅利則  
 害作未有利壅於下而能以祛害者也漢董子有言  
 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  
 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木之家不畜牛  
 羊言不與民爭利也今縉紳逢掖率貴利賤義而務  
 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開納之  
 歲內外權豪陰以其間託撫臣為之所而撫臣者率



古今治平畧 卷十  
視執尊卑大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賈窩則不出閭閻而引獲六錢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百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獲其權家勢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而後已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扼其腕譴呵而奪之憲臣與轉運等官且交通以互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侵漁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革而欲鹽法之無沮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 國初設轉運

以來嘗差鹽察御史分闡鹽課 宣德中始令於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 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皆得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矣今其官非闕葺不職者不除拜是毆之汗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汗况道之以汗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



多則民擾亦且禁事事之禁也如絲然係之多手埋  
之無緒而亂之也今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嚴分地  
之禁如敵國外戎誘致譏察如迹姦宄不欲舉纖芥  
之利饒之民而邊關行省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  
禁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誠獨於諸產  
鹽設運司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  
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綆墜剔蠹  
濬源決流而久其任則官專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  
提舉等悉選補廉吏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

都御史兼勸農使召鹽商耕塞下入粟如異時則鹽  
課邊儲交爲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  
其轉移商於邊中粟已卽給引赴場循常股以差次  
聽竈戶驗引支發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  
者雖貴必刑其竈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  
而時制其縮贏曠代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令解分地  
之禁中國一家恣聽其所往唯嚴通夷之禁則上之  
開中盡歸之商賈下之場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  
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富商大賈未由噪



古今治平畧 卷十  
利權 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  
龜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免差繇以優之鹽可通  
賣人無爭奪豪舉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賦利  
之民不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漸充巡邏稱掣之  
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利源既均利澤四  
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  
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

申瑤泉議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  
之虛實也 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

謀臣既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  
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 國初  
置轉運提舉為漕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  
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天鹽井衛龍州司雅  
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  
有灶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  
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  
商自為便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杆禦  
強固則國利也蓋 洪 永間鹽一引所輸入



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留行  
 商人且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  
 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  
 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灶丁給鹵地給草  
 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  
 厚也有餘鹽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  
 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雖政操縱有權調度  
 有法公平政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  
 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

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  
 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收支是居債罔利  
 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  
 離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  
 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  
 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  
 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  
 自弘 正間始也或勲戚 恩賜或權倖請  
 求與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



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  
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支守  
始也羨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  
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灶丁之  
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  
沒灶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  
爲生欲無逃已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  
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  
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

買湧貴而人兢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  
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  
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灶丁困  
乃日挾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  
必卽灶丁楞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  
欲餘鹽之利不爲姦人橐中裝不可得也夫商  
灶俱困若此之甚安可不求其故乎愚以爲欲  
救灶民之貧者莫若弛餘鹽之禁欲救商人之  
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夫灶民之所賴爲生計



者鹽也終歲勤動所積之鹽自商人鬻賣之外  
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於官則已大  
拂乎人情欲其私鬻公行則又有乖於國法似  
宜做正統年例除灶民所辦國課外每餘鹽  
若干官給粟若干以償其勞所餘之鹽卽爲公  
家之物候商人來場給鹽之時灶民或煎辦不  
前者卽以本價富官給領其銀收貯以待取用  
庶幾灶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人亦無守株之  
待乃爲策之良也至於灶民之身家富厚者則

必嚴國課之徵除隱射之弊如人丁衆者必析  
戶辦鹽如民間當差之例其有逃散者必令其  
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薄於富灶也蓋灶民居  
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而已催鹽之外  
甚有歛窮灶之餘鹽入爲己有以罔厚利是使  
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平之體也然又聞  
灶民之富者交結本場官以營己私貪官亦利  
其餽送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今宜痛  
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灶無所倚仗不



致罔法行私而貧灶亦得寬一分之賜矣故愚  
謂救貧灶之弊者莫若弛餘鹽之禁而尤必致  
嚴於富灶者蓋其勢常相爲低昂也以至商人  
中鹽者多弃父母背妻子不遠千里而來者豈  
人情哉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  
中引以至收鹽中間所費不知其幾及其鹽既  
通行復爲私鹽之所阻以致 國課日墜商人  
疾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爲之防哉夫灶主於辦  
鹽而民主於力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

務本業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鬻  
賣又其甚則至昏夜劫掠商人鹽船爲之一空  
各場及巡司官旣安於積弊難除漫不經念間  
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啖以甘言誘以重利甚至  
鹽徒反出數包之鹽送爲功積差人僞償至官  
以徼厚賞是縱之使爲盜也所以然者蓋緣鹽  
徒素號勇悍積黨成群差人苦於力不能勝遂  
姑爲縱容以圖兩便耳此等積弊憲臣旣阻於  
耳目之未周窮民復安於小利之是就以致私



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為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捕緝如有獲私鹽正犯者即給以本鹽仍加重賞則人皆樂於激勸且鹽徒亦有所畏而少知戒矣私鹽既禁官鹽必行至於富商之有力者每挾帶餘鹽甚至每包輒重八九百斤鹽所失於查盤或反受富商貨賂者則必嚴為提防通同作弊者一體究治則庶乎頑民可警而貧商之鹽亦不至為富商所阻矣故愚謂救窮商之弊在於

重私鹽之罰而尤致嚴於富商者亦以其勢常相為低昂也



昨爲外昆也

重味鹽之卷之十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一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雜征篇上

歷代關市之征

昔者神農氏日中爲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則市利興其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蓋取諸豫則門禁立至於周官則司門掌授管鍵以



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凡歲時之門受其  
餘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官掌國貨之節以聯  
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貨不  
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所謂古之爲關  
也以禦暴而非專于歛財可知矣若乃市者所以通  
商賈而阜貨財則有司市以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  
禁令焉其爲制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通而行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  
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讒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  
法至詳矣于是大市則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則  
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則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  
主凡以通往來而便營賣也將入市則胥執鞭度守  
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  
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價師蒞于介次而聽小  
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



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于是有用之物則亡者使阜蓋貴其值以來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則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蓋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而又有肆掌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欵其總布掌其戒禁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

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廛人掌歛布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歛而入于膳府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王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賂者祭祀毋過旬日喪紀



古今治平略 卷一  
母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  
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  
納其餘先王之致詳于市政若此抑何也蓋以利相  
交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  
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己  
之物弊端未甚也至于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且  
暮孳孳凡可以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  
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爲于是山野之賍不  
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

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  
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  
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袤  
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  
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  
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  
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  
犯禁胥師察其僞行價懸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  
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



古今治平要略  
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賦禁竄亂  
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  
也其有犯禁而事覺變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  
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  
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  
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  
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  
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屢或低昂其價直以  
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

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  
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  
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  
焉及市中旣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  
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  
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  
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爾至于民  
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  
過卽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



古○今○治○平○器  
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廢○者○也○然○此○猶  
欲○其○還○爾○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  
可○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益○力○者○民○所○自○有○無○待○于  
外○公○事○上○所○不○免○必○假○于○民○故○貸○之○而○使○服○國○事○則  
下○之○用○物○者○若○食○厥○力○上○之○與○物○者○若○假○厥○直○市○法  
之○善○誠○莫○有○大○于○是○者○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防○之○不  
可○不○嚴○辟○之○惟○恐○不○遠○于○是○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  
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而  
小○刑○則○憲○中○刑○則○徇○大○刑○則○朴○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焉○至○若○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之○則○罰○一○幕○世  
子○過○之○則○罰○一○帑○命○夫○過○之○則○罰○一○蓋○命○婦○過○之○則  
罰○一○帷○蓋○防○利○而○絕○其○端○類○若○此○至○其○後○禮○教○陵○遲  
風○俗○靡○敝○士○庶○人○棄○本○而○事○末○姦○富○者○衆○商○賈○牟○利  
穀○不○足○而○貨○有○餘○于○是○管○仲○相○齊○制○歛○散○之○權○日○歲  
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  
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何○也○君  
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厥○而○去  
賈○人○受○而○藏○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已○而○民○反



其事萬物及其重。賈人出其財物以綱國幣。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凡輕重之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此其策蓋扼商賈之途。欲作一搏力于農。遂用區區之齊。霸顯諸侯。而齊富強。至于威宣也。迨秦孝公興商鞅。變法令。務墾闢。入使民以利農。

出使民以計戰。凡事末利者。一切收以爲拏。始皇承之。并攻力取。凡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與賈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母若大父母有市籍。而七斯則以其逐末專利。而抑之。近于酷矣。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空匱。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蓋入亦輕矣。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文帝時



晁錯言曰今農民重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  
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  
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  
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令法律  
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  
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  
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於是帝爲之

下令務農而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爲吏至武帝  
時征伐四夷財費耗弊值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  
賑給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滯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  
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  
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  
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弘羊  
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所  
秋毫矣元狩四年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



業者募徙廣饒之地。今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輜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貫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

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底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徃徃，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國數百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底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元封元年，桑弘



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于是以均輸故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昭帝卽位詔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滯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



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番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塞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有國者不患寡而寡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

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



古今治平畧 卷十一  
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舟，漆旄羽，荆楊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柁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交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

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聚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



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均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卽買，貴卽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留難與之爲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繅。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侷利，自市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買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



邠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益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管納。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而丞

相爲弘羊所持。不得難。竟罷議。夫爲民父母行政。而均輸籠貨。效尤商賈子之所治。而徵市利也。豈不甚哉。王莽篡位。藉周禮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之文。云齊衆庶而抑兼并。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二人。工商能采金銅銀錫。登龜取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紉。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販者。各自占所爲。于其所在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焉。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



古今治平畧 卷十一  
用爲其市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綿絲衣物周于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檢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印貴過平則以平價賣之以防貴庾者人有欲祭祀喪紀而缺于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除之祭無過旬日舉無過三月或乏絕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是旣權其貨又操其術而因用取贏也則悖驚極矣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時桓譚疏曰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

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募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下詔議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者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晉自過江至于梁陳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脩置官司稅歛旣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

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闕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王大悅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開皇時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藉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李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



古今通平卷  
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于  
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遂專決之  
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  
臣當如此矣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請不限工  
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關市  
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關通未游故從而征之也今行  
者皆稅本末同途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  
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  
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

口置鋪納稅則檢復檢復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  
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賄船有大小載有多  
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  
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  
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詆任俠之徒富中壯  
悍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  
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秦漢相承  
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  
力捨之而不用漢武以霸畧英姿棄之而勿取何則



閩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闕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闕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哉嗣是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消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初頗以却貢獻弛贏利予天下會兩河亂國用不給

拾遺陳京請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杜佑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足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之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于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已又于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緡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稅間架算除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一  
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地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千錢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納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旣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

贖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傲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是時宮中取物于市以中官爲宮市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堊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併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



古今通考 卷十一  
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至  
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  
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  
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  
禽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  
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順帝卽位、乃一  
切罷之、宋興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有之、大則  
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臨押、同  
掌行之、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市鬻謂之任

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  
地宜而不一焉、初太祖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橋園魚  
池水磴蓮藕鶩鴨薪炭牛骨等物、諸五代所征算者、  
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番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弊  
當算者、毋發篋搜、又詔榜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  
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  
征名品量酌減、以利細民、諸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  
婦瑣碎交易、勿復算、又詔官和買物、非地所出、產毋  
抑配擾民、以京朝官主市務、內侍副之、給實直、毋抑



古今通纂卷十一  
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齊民。皇祐中下詔言  
三司歲下諸科買物出倉猝故物頓翔踴其先期度  
所當賦早諭戒得爲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已國用  
寢廣有請算緡錢助經費者拒不聽一日內出蜀羅  
一端爲印朱所潰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  
商幣物前後稅錢詔蠲者不可勝數諸隱悉至矣熙  
寧初王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以爲天下財用  
所爲不足者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  
不相補而輕重歛散之權失也今發運使實總江浙

淮揚荆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百  
稅課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年豐可多致而不能  
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其縮于是遠方輸以  
倍徙而中都鬻以半價徙爲商賈子之所利也亦慎  
矣今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糴  
買稅歛上供之物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  
都帑藏歲知見在之數當供辦者蓄買以待令稍收  
輕重歛散之權而制其有無于以均轉輸省勞費庶  
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于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石佐均



古今治平畧 卷十一  
輸費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并者之所困，以市無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實所有。若借他人貲產充抵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知務所抵當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牙所需物，民貧乏欲市于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貸之，與期責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者，月加錢四之一，以

謫之。諸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求美。此所謂仁能與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于是出內藏錢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而諸州各置市易務，皆隸焉。已又言官中所宜索，或非民間用物，卽用物或時缺少，價率以倍蓰爲諸行戶病。今立法計每歲官合用之物，合行戶衆出錢於官預收之，以待急日免行錢。歲中不用卽出賣，息無過二分而行戶得免。時急數倍之價，時諫官御史爭言其不便，不聽。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具



古今通纂 卷十一  
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賣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倍稱之息所由獲也今官爲市易必先張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之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此之慮乃損五百萬以予之此錢今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得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止不行而市易苛細官至自鬻蔬果凌雜米鹽所鬻物物輒踴貪賴子弟所賒貸多折閱不能

償而導洛通汴司官請置堆棗場于泗州商貨至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輸算已詔非導洛司船所載商貨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而商貨入門市易司輒遮攔赴務名驗實盡勒買之其巡攔諸役月食錢畢取盈于商商憚避逃徙而商稅果驟減已又令諸小賈非克行戶出免行錢者毋得賈于是細民負水鬻粥貿諸日食用物者亦無敢不赴官投行戶矣元豐七年帝手詔三司使言聞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乃謹何也三司使曾布具對言呂嘉問多



古今通纂卷十一  
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竝收市肆所無者畢索率  
賤市貴鬻幾什一之利是挾官府而爲商賈兼并之  
事也安石析其不然乃令呂惠卿偕布同究詰布卽  
上行戶所訴狀并疏惠卿庇嘉問罔上爲姦欺且言  
臣自立朝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  
市易之爲虐已凜凜乎唐季葉間架除陌之事矣嘉  
問近奏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  
敢計息彼其意欲以自解免然以臣視之竊獨慙憤  
以謂如此政令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有歷

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殆不若此其甚也疏上與嘉  
問俱落職補外初市易之建實布本畫揣上意疑遂  
急治嘉問以自明爲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  
怨助擠之故布嘉問竝貶而市易如故已而惠卿以  
免役出錢或未均乃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劃手  
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  
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  
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  
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古今通纂 卷十一  
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  
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  
土檢括無遺至于鷄豚亦偏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  
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  
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  
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  
矣嗟乎均輸市易皆建議于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  
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  
始于桑弘羊均輸之事備于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

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  
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  
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  
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  
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天初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  
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  
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  
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



甫志于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于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矣元佑初有司言市易無本無慮二百萬緡錢爲息二分十五年之間子當數十百倍今僅復其本而官俸廩十數年之費乃在其外上下相蒙至于此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獲然且不可爲况今所獲曾不如所亡乎詔罷市易法而削前提舉官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熙寧

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堦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病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日收五穀力勝稅錢自



皇宋某年始也。切爲聖世病之頃，在黃州親見累歲谷熟，農人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廢，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夫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何似削去近例，附令免稅，則豐凶相濟，農未皆利，而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流通，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而回貨之稅，所得未必減于力勝，且災傷得以有無相

通易爲賑救，于省利不可勝計。旣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宜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焉。南渡以後，都邑新創，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置，及于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于牛米薪麵，民間日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  
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嗣  
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時雖寬大之旨屢頒  
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  
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  
攔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  
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興販  
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  
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  
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聞者咨嗟指  
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劑不啻仇敵而其弊有不  
可勝言矣

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  
任土所貢而乃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  
之說則效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  
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  
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  
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放于齊桓公



古今通考卷十一  
魏文侯之平糶後世因之曰常平日義倉曰和糶皆以平糶籍口者也然泉府之與平糶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糶之又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富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糶粟也亦諉曰拯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

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糶而強配數目不給償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何也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剛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一  
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孫家主之于其藏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

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上下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一  
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  
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  
方能諳其土俗。施以政令。徃徃期月之後。其善  
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餒貪鄙  
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  
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于吏胥之手。旣受成于  
吏胥之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  
必擾。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媿已極矣。是以後  
之臨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旣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  
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姦  
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  
則不勝其瀆亂。且生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  
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甚或  
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  
禁貴債。歛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  
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



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以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不知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宙爲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爲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君民一體。豈有助君以爲歛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已。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疏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曲學不通。時宜禍。豈有極也哉。

國朝關市之征

國朝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伯有所。諸歲辦商稅。漁課引絲契本有額。洪武中。令天下稅課司局。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賈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厲商賈者。徙化外。不貸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硃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魚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鈔輸。京師惟五穀農書籍紙扎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



古今通纂 卷十一  
已榜 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  
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  
罪又 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歛稅天下物貨及織未  
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器祭伏臘追送儀  
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  
若細民擔挑蔬菜魚肉果實非與販者毋得稅 洪  
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 朝本州  
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 聞 上曰地所產  
有常數官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

得無剝削于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按百姓若  
止以一恢辦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  
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永樂初西洋諸國使  
臣來 朝貢方物因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  
稅 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  
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  
大體萬萬矣不聽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 宣  
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潞暨淮  
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



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  
經酌議後改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 正統間取  
回 令原設官收受 景泰中湖廣金沙洲江西九  
江南直隸蘇杭各設主事算舟船而廣東雷廉平江  
等珠池 遣內臣起蠻戶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各  
鈔關停御史不遣遣部主事而天下州府縣承沿異  
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卽其地其山或植或童或  
墾或蕪並均之里甲日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  
之其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 成化初 令京

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  
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 赦九門監收錢鈔內臣  
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雖稅  
民兼承前代之猥而 德意獨深矣七年工部尚書  
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  
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  
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腴削無極言利  
之臣貽惡如故二十二年 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  
餘價 弘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



古今治平要略 卷十一  
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掊剋爲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正德十三年內官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監官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申半抽分得旨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俱以給造糧船及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毀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

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賞資朝貢蕃夷衣服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况今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止供賦稅尚望蠲免伏望追寢前命不聽正德中布政司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色輳集如張家灣宣課司巡攔亦豈是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簡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盧溝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也宜敕諸商貨



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繇地方不得闌阻止 大明門  
宣課司查驗應稅之便 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  
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巡按御史宋越請遵 詔  
裁革且極言大監祖臣奸狀得 旨抽分太監裁革  
諛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七月浙江撫按劾奏抽分  
太監馬俊貪婪恣橫及挾 勅詐取官銀諸不法事  
併請裁革抽分內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 制可時  
世廟初登極新政故也 嘉靖初戶部郎中曾璵著  
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

擔無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  
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各監收  
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閭人止  
關防出入戶部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  
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已或傾  
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  
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  
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  
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梁丈尺關



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  
成尺爲度權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  
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煎成錠  
季冬差官類解委官交代部主事三歲代于差滿前  
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至 萬曆二十五  
年以兩宮三殿災大工浩費遂議開礦權稅 命內  
臣出省直專理其事于是所在搜括興起稅課而管  
天津店稅內臣王朝奏徵各項雜貨稅銀嗣是雜稅  
進銀各直省內臣貢獻無定期不可勝書矣當是時

諸奄啣 命入境肆爲谿壑任用姦惡淫掠焚掘無  
所不至且日弄機權節肆簧鼓凌虐州縣傾訐監司  
天下騷然致激變見告者不一蓋初念大工煩費帑  
藏空虛特差權稅諸務聊佐一時之急不意利孔一  
熾沁入腑髓牢不可破而所委者又刑餘狙獍之流  
凡所以惛悅取容者日增歲溢不知上取一下取二  
官取一群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  
害一而叅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土棍害且千萬究皆  
推剝百姓之膏脂耳雖日不忍加派而害不更有甚



者哉至  
光宗登極始  
詔蠲撤天下成慶更生  
焉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一 終







